

而省覽之在汝。以覆醬醜。以裹瓜菜。亦惟汝熟察而  
嘿識之。鏤諸心腑。在汝以投水火。以炷燈燼。亦惟汝  
予。非神非鬼。不能入汝腹中。燕北越南。各天一方。慶  
可見而不能傳言。心可想而不能授意。可以相隨而  
去。如對面語者。惟此紙耳。汝其收之。

評 情詞醜篤一字一帚弦。吾人各宜寫一通置  
座右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選評

金華學博浙郵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啓

上廉使啓

唐駱賓王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  
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  
于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栖覓情欣養素仰皇華

金華文苑卷之十六  
而暢慮敢用披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  
基疏金闕架飛岳以韜雲泊乎鹿走周原霸燕圖于  
卽墨蛇分沛澤封漢爵于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  
炳靈丹穴襲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  
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于亂  
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連牛垂秋實于翰林絢春  
花于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彫談素論凝玄闢夜  
光于妙辯旣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鴛池  
絢桃花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列職春宮標離  
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故得龍綽垂光

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某大塊流  
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  
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  
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  
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旣而日  
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遙松浦以南浮與  
塵跡丘中絕漢機于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舉于家園  
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于空谷天羅廻布弋黃鶴于  
高雲顧已駑鈇竝從媒術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  
反哺私情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應誠雖噬

指思歸空軫倚廬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機成務。論道經邦。庶得顧兔離箕。動清風于舜海。從龍潤礎。霑甘雨于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于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于餐花。拜首迴遑。傾心霰露。謹啓

評 七袞之錦駢詞赤幟

上兖州崔長史啓

唐駱賓王

側聞。鄴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跪迹躡雲之轡。載馳。然則激瑞侵星。佩潛蛟于壯武。騰鏢歷塊。騁蹀駿於咸陽。且噍轍波鱗側。羨鼉潭之躍。觸籠雲翼。局望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多唱。牛歌。挾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候驚拂塵之思。伏惟公騰瀾浴景。濬靈派以含珠。擢幹捎雲。翊幽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叶鳳彩於英姿。辯蟾精於弱歲。靈臺宏遠。馳霄練于霜潭。策府幽深。絢朝虹於璧渚。心波湛漢。

泳魄曜於黃陂。情岳于天。韞風雲於稽巘。龍津共濟。競欣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擁澄清之轡。鬱文條而擢彩藻。逸潘花。曄詞峯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左龜陰而演化。務肅百城。輔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微猷克著。逾盛德于休徵。聲績聿宣。軼英規於恭祖。佩呂刀而邵美。已贊褰帷之遊。屈龐驥而未伸。將騁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鑿醴子之微言。倒屣延賓。辯王生之雅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于幽石。賓玉瓶。篚小器。鷓蚊末材。斜帶

曄桐戢晞陽之厚德。傍鄰汶滌。暮貫時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遠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勞擔石。厭于糟糠。負薪疲於短褐。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咀風騷于七畧。耘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酒惠渥於羊陂。屢泛文通之表。峻曲岸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于霜臯。喚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於露薄。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迹魯鴻。悲荆山之抵鵲。遙名韓犬。歎稽阜之橫梁。方今玉瑄躔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返鴈。候陽潮而低舉。籠金味道之子。

金華文獻卷之十六  
四  
俟纁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方旌而翹足。竊不  
揆于庸識。輒輕擬于陽庭。所冀恩波時流。眩墜倘能  
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媼棗之寒女。  
得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蹠足。竄棘。翩翹排鴛鴦而  
刷羽。則捐軀匪怙。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揚金。君子以  
之貽誠。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懼履  
尾。載塵聽覽。追甚蹈冰。謹啓

評 雕績滿眼。然情亦與文俱至

賀叅政啓

宋鄭剛中

顯奉綸言。起禪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叅機近弼  
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墻之慶。悃悞尤深。惟藝  
祖之開基。訪庭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  
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瞻厚責。重禮優此。夙  
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  
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卑。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  
既從紳笏。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  
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藩宣。益隆問望。考著龜而  
協吉。宜富貴之鼎來。而况甲至上元。泰當初九。守大

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惟暨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其竒孤弱。植衰病餘。生費若恩。於廩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慙。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評 詞斐氣和不似後人徒作窳語

謝留丞相啓

宋陳亮

兵莫憊于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則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頌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責賴生全。切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辜。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禍。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日之嚴。至於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自正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辱而已。謂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

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瞭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其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耻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臣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評 覆盆得見天日。自深知已之感。

演連珠

并序內多刪去

明王 禘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受傳焉。禘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于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



金華文獻卷之十一  
七  
王宅中以恢帝圖。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瓊。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競競業業。用迄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蒞蕘之語。俱

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極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適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獷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脩道不脩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輳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爲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爲威勢。

臣聞句粵之鋒。鑢以精金。用爲梧華。則何擇于槁。棧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割獲。則何異于劖。亦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人才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未之棄。置乃興王之倚。昆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膚。石以抱玉而質粹。自銜厥美者。物之愚。自遺伊惠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韶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性葆真。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旣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于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曾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亢倉睨而不視。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虜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謂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彞之乘。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彌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于水。而冰道水。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繇情靜。而斯逐。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

爲藝專於僂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鼓鼈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途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仞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畊。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評 俱龜鑑盤匱之辭。

誌

山棲誌

流寓附

梁劉

峻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躡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謂毛衣瘡痂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溼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岩穴。所居東陽。

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  
澤塊鬱若其群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護春青冬  
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  
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  
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  
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右馬鞍山也蘊  
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  
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山色紅紫以爲  
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噴岫隱嶙上窺日月登自山

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  
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于薰爐夜蕪法鼓旦聞予站  
履摳衣躬行頂禮詢道語人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  
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  
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sub>屋側</sub>下望雲雨蕙樓茵  
榭隱曖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珉歲  
次祈僊之客餐星髓吸霞漿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  
下有石屏聳峙中扃刻峭頗類人工躍流淙瀉滄湧  
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藥蕭  
颯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潤肥腴。鄭白史。漳莫之能儼。致紅粟流溢。鳧馬充厭。  
春鰲旨擅碧鷄。冬筮味珍霜鷄。角巾升于丘嶺。短褐  
出自中園。苑蔣逼側池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  
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時間濁醪初沛。清觴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  
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謹吹。盛論箱庾。  
高談穀稼。嗚噓謳歌。舉盃相酌。人生樂耳。此懽豈訾。  
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  
無事爲貴。不求于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  
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劔楊子

游高漸峻。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開  
野。參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  
廣澤大川。阜陸隱脈。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  
廻山。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  
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霏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涌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于軒甍。激湍  
迴于階砌。供張無綆。汲盥漱息。瓶甕。楓椅楮櫪之樹。  
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  
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萃尊。梢風鳴籟。垂柯欄戶。布葉  
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澤生。泉動

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法露。芙蓉  
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獨憂忘疾。丘阿  
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鹽重于素壁。  
玉鼓貴于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省文。  
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翾翾翔鳥。風胎雨穀。綠翼紅毛。  
素肉翠鬣。蕭蕭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園池。旅食鷄鶩。  
若乃魂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蛙候曙。聲象琴瑟。玄猿  
薄霧清嘯。飛鷹乘烟。永吟嘈噴。颺曉悅心。娛耳諒所  
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題寺。背巘面壑。層  
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開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

區間較其優劣者哉

右靈巖古刹。闡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微  
岩。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履。上下千峰。紫翠之間。  
左浮丘而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跡不可追。  
企而泉石景響。尚存寺之法堂。重葺謹以山棲誌。  
舊文鐫之。此文雖齊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  
所謂流湫者。蓋洞天之水也。咸淳丙寅。良月之三。  
日北山何基識。

山棲誌。今世所傳詳略不同。吳禮部敬鄉錄謂何  
先生節取其文。蓋因北山識語臆度之耳。予觀菴

文類聚所載僅三百八十餘言正與世俗所傳相  
合乃知裁損于歐陽氏而非節取于北山也茲錄  
全文云

泛秋浦辭

陳炳

九華北兮瀨東石礨礨兮屈盤誰此譬兮萬頃初禹  
鑿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涌兮淪漣民遭薨兮  
渚居蠹百雉兮造天外涵浸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  
羗予行兮酷暑脩途邈兮回澶埃迷目兮眩昏僕馬  
瘦兮躓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  
俱往欲駕我以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蒸荇  
青與汝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與汝遊兮嵌岩  
駭鷗鳧兮爭翮與汝望兮茫溟若有無兮飛烟水一  
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



僇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卑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食。  
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  
炯兮猶在。願脫屣兮人間。青楓老兮欲丹。露溥溥兮  
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  
評 乘灝景遡流光。恍有伊人之思。

孤憤辭

明宋 濂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濂  
因本其志爲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  
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子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  
假微辭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脩以作則。非  
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  
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巖兮。胥獨中茲危禍。胡萋  
菲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爲圓兮。揆人  
情爲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  
而弗予識既擠予于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  
之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懼戕  
汝之良心覩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耽予固不  
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  
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  
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爲汝而  
歔歔嗟受命之蹇蹇兮豈獨汝之爲尤蛟龍鬪于深  
淵兮寧無損於鱗鰓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囚  
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

獨不鑑我之幽枉叶皎皎之白璧兮僉訾其爲燕石  
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  
兮其奚患于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  
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維經于溝瀆兮  
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  
蟲響于空堦兮似助余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冥一  
身而無所魂恍恍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  
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綬而非罪兮亦魯叟  
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  
日絜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爲懼兮懼吾德

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  
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  
不再更

評 九辯九歌哀同怨

和陶辭

明董汝偉

歸去來兮胡爲眷眷而懷歸念人生之如寄忽感悟  
以興悲睠明哲之已遠幸軌轍之可追旣委心于義  
命又奚較乎是非指祈門以歸路想兒女之牽衣望  
橫山之嶙峋見翠靄之霏微九峯伊邇晨屨再奔綠  
陰滿地清流遶門蘭茝未蕪簡篇尚存撫我素琴酌  
我芳樽無囂聲以聒耳無憂悰之在顏悵百歲其幾  
何知一室之足安翫白雲之悠悠聽黃鳥之關關坐  
盤石以長嘯登崇巖以縱觀魚洋洋以潛泳雲靄靄  
以往還撫物理而自感聊夷猶以盤桓歸去來兮與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初平而同遊。展富貴其如脫。惟道義之是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歛濟世之宏畧。爰經畫其田疇。乃駕鹿車。乃泛蘭舟。采蘋藻兮幽澗。藝蘭杜兮芳丘。滌煩襟於茂陰。濯塵纓於清流。念藏脩於此室。實祖父之餘休。已矣乎吾不能變心以徇時。相彼欲去而可留。汨汨寵利竟安之。尋泉石之新盟。赴鷗鳥之幽期。逐猿鶴以長往。荷鋤銚以載耜。續伐檀之雅韻。歌考槃之遺詩。信俯仰以無愧。泰然自得夫何疑。

評 柴桑遺韻彷彿古人

坐石上誦和陶辭感興再用韻

明董汝偉

歸去來兮。役役十載。今以歸。恨夙心之未遂。胡展轉而更悲。撫長劍以自舞。無朋從其子。追望層峯于雲際。疑人民之猶非。蒼頭唱以相駕。稚子突而援衣。喜楞嚴之間。寂恨屢歌。平式微。高明在登此。心如奔白雲。承宇蒼松。蔭門石徑。未荒岫幌。猶存山僧在座。新漉滿樽。儼三笑以共醉。春風盜其在顏。幸菟裘之未營。知蝸室之足安。葺芳桂以成帷。擘碧蘿以爲關。臨瀘水以洗耳。登舞雩以遐觀。鴻冥冥以高飛。雲冉冉

以孤還。天晚睽以將暮。扳桂枝而盤桓。歸去來兮訪  
莊陵之釣遊。浮世淡其相忘。外物廓乎無求。坐茂樹  
以自適。玩遺經以忘憂。田翁告予以有年。黍稷夢其  
盈疇。或山而杖。或水而舟。緡遊儵于碧澗。擷芳實于  
青丘。招白雲于遠岫。弄明月于寒流。念優游于泉石。  
信造化之餘休。已矣乎出處。屈伸信有時。相彼懷祿  
而干進。留死將至矣。竟安之。襲高風于表聖。踐芳躅  
于榮期。或乘月以長嘯。或迎春以載耜。歌白駒之古  
調。和招隱之新詩。苟中心之自得。樂天委命其何疑。  
評 與前作頌頌

和謝翱哭文丞相辭

明姜 綱

粵謝翱痛宋之亡。感文丞相不屈而歿。翱  
爲泣釣臺之側。哭之。其辭僅三韻。而悲恨無窮。以  
竹如意擊石爲節。竹石俱碎。予誦其辭。愍其忠憤。  
因倚其韻作三闋。以廣翱意。

其一曰。控于大邦兮。誰因誰極。樂作而風烈兮。海水  
黑。上帝不臨汝兮。若爲滅此朝食。

其二曰。厓山海表兮。望逃北極。腥腥上蒸兮。天爲黑。  
孤臣雖欲損軀兮。何所蓐食。

其三曰。北顧中原兮。不見四方之極。祝融不神兮。朱

鳥之羽化而爲黑。雖迎我以簞豆。今惡得而食。

又作三闋以吊翺

其一曰不知君兮謂君士也。罔極。冰其髮無取于晞。兮奄白其黑。富春之山夫豈無薇兮不采而食。

其二曰宋之剥兮數窮理極。風淒雪霏兮匪鳥皆黑。君遇艱難兮碩果亦食。

其三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兮何至此極。誰爲招遊竟兮林深山路黑。一丘釣臺兮從子陵于侑食。

余擬揖漁下上江瀨爲楚聲歌之。或有風颯兮起林木。使江濤震盪。則君之靈也。顧惟吳思齊方鳳

誌君所藏繫君于粵。余欲更之曰。宋謝翺墓。君如不隨死而亡。其有慰乎。

評語語俳剛楚騷之遺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傳

二烈女傳

宋陳 亮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比比也

漢忠臣翟義傳

宋范浚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  
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  
爲曲陽侯爲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  
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  
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自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  
入立廼下走義旣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  
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自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  
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

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  
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  
之乃謂姉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  
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  
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  
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  
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  
令時命不成死國理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  
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

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  
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矯  
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  
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遣孫建王  
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  
竊國罪貫浮于田闢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  
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  
爲莽屯宛宏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  
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  
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

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  
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  
戴漢宗為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為如何抑又聞  
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竝起應義謀攻長安眾至  
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日  
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  
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  
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  
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為義特書而  
附見于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褒

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愆於先  
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  
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  
漢忠臣翟義傳

評 茂明先生表章翟義胡元瑞表章駱丞俱足  
發千古忠義之氣

徐忠壯傳

宋范浚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  
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  
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  
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  
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擒虜牽掣太原  
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  
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  
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  
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

紆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弃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飾備數甲蒐衆田竝塞地儲具饒行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舡卒乘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儆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

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擒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趨延安緩德延安帥委守去緩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趨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  
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張虜勢相百不抗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  
距禦外攻遣没人泗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  
浮筏西渡與虜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  
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  
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  
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偵負不得  
志圖之益急爲堙繚城窄陞陣晉寧俗不井飯寄汲  
于河虜驅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廩

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  
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槩斷刃矢死固守旣久無  
援自度不支取礮機篋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  
遺虜遣人挾液密書僞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  
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  
飛笥上陰約婁宿孛外郭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  
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畧盡退  
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  
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巉賊手因拔佩刀自擬  
左右號救持之恐不及到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

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盍具冠黻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印愧死顧以爲榮欲詫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啻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僞制撼詠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

死正吾所此滕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办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問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衆若披衽迎亦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結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麁狠何專殺義人以逞爾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徽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鱣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冗，耄贖備數，伍符戈甲，監蠹城障，夷隴一旦，外侮間豐揚埃，猾夏鼓行，長駟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狗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徽言此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鴟跼窳旬，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

作氣齟齬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却，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徽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卽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



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日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旣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賞志以歿義士所爲悼勤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

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孛董子虜方益甲備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阨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評 徐忠壯凜凜有生氣文亦稱其人讀之不能不爲泣數行下

何長者傳

宋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岍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華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

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

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澇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值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廩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曾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

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太施錢處徃徃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爨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八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丸

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噐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髻一人執杓挹以注噐中食已以次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歿寺側近與徃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骸枯髑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

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僦。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

如大朝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採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籍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仆湧器中。人悉得糜食。已輒什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籜。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糜。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結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棧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次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評 汲仲先生著作甚富無從覓其樂顏在集  
集搜此二篇以見一班尚以俟後來纂錄

陳孝子傳

宋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  
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穎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裡祀東朝庭上壽  
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  
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太母孺人父天澤  
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  
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  
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  
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

金華文獻卷之十一  
丈豁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徼獨  
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  
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  
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  
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  
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爲鴈靈有知將葬澤  
民門人士相與私諡澤民文節叅政文公及翁題墓  
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  
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  
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  
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  
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  
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  
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  
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  
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于其父哉長孺  
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

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巳日始爲  
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  
浙江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  
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  
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  
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于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  
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  
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盛年未識其語之爲懷楚也亦弗問無州

有聞爾夫昇若母竹轎四去又折以非與若諸鄰者  
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海濟江陰  
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徃來數郡聞昔年一夕舍  
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  
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  
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  
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  
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  
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



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  
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  
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  
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  
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  
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  
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  
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  
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  
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

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  
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斲葛蕨根續食死以葬  
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  
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  
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  
知去年斗龍來錢塘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  
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  
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典配胡公以元女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馮汭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評 風風古意豈今人能辦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攢官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

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其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素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

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譚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評 人以文傳文因人重

謝翱傳

明宋 濂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鎬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劍僮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名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歿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

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  
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  
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  
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  
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埜霞碧鷄四明金華  
洞天搜竒抉秘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  
歸者游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  
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  
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拔峭勁雷電恍  
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

忘每語人日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  
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  
千里交游惟方韶鄉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  
文及吾骨授之韶鄉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  
至而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于陵  
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  
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勒  
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劒亭于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

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脩袴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于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艸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左氏傳及續辯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

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翱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評 奇士奇文千載如見

鄧弼傳

明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日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

彌止之曰勿走也。彌亦愈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亦兩生日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彌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彌笑曰。君等伏乎未也。爾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彌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彌言。大愧。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恭定閩德王。執法西御。文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關卒不爲通。彌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陪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已甚。爾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彌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目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日。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日。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日。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日。鍔。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彌。至。衆。槩。竝。進。彌。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亾。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此。之。王。鍔。鎧。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助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彌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彌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評 慕寫奇壯鬚眉生動

余左丞傳

明宋 濂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瓦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卜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歿遂寘灰燼中誣之闕爲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

聞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老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降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亾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如狼闕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恒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

恒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隋直無忌人勸闕少碎斲闕曰吾縱憚豈不知批逆麟爲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濶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歿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于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爲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又

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楊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石丞行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贄闕，闕覺重，碎之香中，果貽黃金章，歎曰：余贄達官多矣，潔如水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侍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遠度。闕遜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

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爲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八社，人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髮，闕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鬪殺傷相當，至日，旻賊殊死，戰鬥不勝，退復收散卒誓。

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僞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瀟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

中書朝廷俾爲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寘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卽近出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溪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脇主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後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

遠不可爲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賊陷闕。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鳥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剄。沉水。歿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歿。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爲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

爲爲卽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闕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炯炯上貫霄漢。必粲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雲。凝爲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于君。而能使妻死于夫子。死于父。忠。孝。貞。節。

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于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爲人臣者。

濂旣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僞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貯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

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爲花果善禦視賊欲吞廷心兄闌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李橫槩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歿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爲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飲酒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陳明卿太史評 宋太史道義填骨髓每于文字

見之其爲第一手不獨文也

葉由庚傳

明宋 濂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芑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綦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顛綦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綦嘆曰敵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舊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



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  
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  
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  
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  
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  
托矣遂以通名其齊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  
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  
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于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  
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辯析至無虛月基  
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

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  
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于大傳說卦中  
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  
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  
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  
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  
周子之爲圖蓋在于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  
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  
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  
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

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于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竝參較也。栢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日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感而不

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日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竝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其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

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  
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祇事具饌必  
豐潔冥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僮贊奠  
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餽餘饗宗人若冠若婚喪  
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  
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若纏蔽于文字間待見知止而後行是  
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  
以謹義利之辯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  
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  
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唐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  
子亦如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月年  
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  
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  
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贊曰葵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  
高第弟子黃榦而黃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  
承指授于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  
及僑旣沒由庚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  
其深澹冲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

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睅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評 如此方謂之能讀書。不然。雖日發百函。何益。

宗忠簡公小傳

明王 禕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

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  
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爲  
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  
加徽猷閣侍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  
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卽引兵  
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  
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立卽欲先行誅討乃還  
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  
南京趣詣行在所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  
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  
竭

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  
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  
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畱守真除開封府其訓  
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  
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  
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  
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  
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  
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恨衆皆灑  
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

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君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爲畱守乃除穎秘閣畱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爲兵部郎中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

尅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于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評 此傳雖稍略然已槩括大節後如姜鳳林所作傳則千萬言讀之不了故錄此贊中請信王一段可補前史之闕

宋太史傳

明王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于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性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携之入城府禪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與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

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兩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于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父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



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  
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獨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  
士承旨廬陵歐陽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  
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  
逸如列子御風翩翩遠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  
卣周彝龍紋漫滅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  
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  
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卽世景  
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  
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爲

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因辭  
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閤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  
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  
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  
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  
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  
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  
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  
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于聖賢之

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汴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踈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

不服顧。而篤于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羅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評 文章家畢竟以潛溪先生爲第一

補唐書駱侍御傳

明胡應麟

駱賓王越東陽郡人也。父爲博昌令。賓王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鷺羣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淥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童。比長。天才逸發。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四傑云。先是唐起梁陳衰運。後詩文纖弱。委靡體日益下。賓王首與勃等一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餘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四人者爲之前導也。永徽中。歷官侍御史。時高宗屏不君后。墨擅國。賓王覩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

天下大計后壘怒誣以法逮係獄中作螢火賦以自  
廣久之謫臨海丞高宗崩后壘廢廬陵改唐物賓王  
恥食周粟卽日棄官歸賦寶劔思存楚金鎚許報韓  
之句會英公徐敬業起兵誅后壘賓王仗策從之敬  
業雅慕賓王名得之大悅引至戎幕中羽書文告之  
屬一切諮焉旣而義師大集將直指長安賓王援筆  
慷慨爲檄文以諭海內詔云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  
潤地實寒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睚踐元后  
於鞏翟陷至尊於聚麀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

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  
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  
子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  
孽南運百越北盡三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  
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  
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大庭或受顧命  
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  
孤何在云云檄傳四方振動壘讀之至一坏六尺語  
凜然曰如此材而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進兵  
拔潤州敗僞周將雷仁智與李孝逸遇下阿擊其前

鋒大破之敵垂遁適星墜營中魏元忠縱火圍逼敬業軍遂潰黨與悉禽獨賓王變姓名逸去削髮爲浮屠居天竺靈隱間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謫客嶺表宿寺中賦詩得鷲嶺龍宮之句思不屬方苦吟一老僧臥禪榻問故遽續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大駭質明趨訪之逝矣識者云此駱賓王也以是知敬業之敗有司慮墜以檄故必斬得其人因斬貌類者以獻云始賓王父早亡奉母竭力裴行儉再辟幕下皆陳啓峻辭意致委篤人以方李密陳情表世傳士先噐識之云殆匪實錄至奮身爲國舉宗百

棄置若遺其忠孝天性然也賓王旣以起義亡無敢哀其製作者廬陵復辟累詔訪求魯國郝雲卿如集傳之天寶以還唐風載變後生輕薄齟齬前薪杜甫氏以凌跨百代之才特推轂賓王至擬之江河不廢李夢陽王世貞本朝稱大匠咸歸甫論篤而斥行儉爲腐談新都汪道昆尤重賓王檄洎帝京疇昔二歌方諸秦漢間作者當孽墨葦運滔天剝剝生靈毒痛九野蓋開闢未聞之變一時唐之臣子宋璟姚崇婁師德輩俯首北面蒲伏裙裾殆不知廬陵何物獨賓王仗義執言大聲其惡墨雖漏網逆狀纍纍千載

讀之。輟磔靡過。視行儉目擊。憐滌苟全。汚濁者器識。先後何如哉。自唐世因仍。周曆日以叛。臣刺戾相沿。郡乘邑志咸屏弗錄。明萬曆丙子。滕觀察伯輪董浙學事。于是門下士胡應麟。婺人也。首上事。訟賓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駱賓王。大節高風。瑰材卓行。詞華冠代。學業超羣。至孝篤于平生。孤忠竭于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薄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靡悔。屬牝晨之篡國。玄樞撼而八極。搖奮雄畧。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一坏于故主。問六尺于元兇。歷數屠兒殺子之姦。鯨鯢視鬼。亟發醜母殺君之惡。

戮豢寒心。旣首建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旋身膏逆。亦尚飛靈爽于千秋。偉哉器量無雙。詎曰文章寡二。迺史氏頽靡。弗昌言于紀述。而州民謏陋。迄罷享于蒸嘗。誠亘古不自白之沉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惟闡發幽光。播揚茂烈。聿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恢弘于崇正之朝。海甸英魂。鼓舞于右文之日。書上事垂下所司。適擢去不果。已蘇督學濬至。亟申前議。列祠郡城。已洪督學啓睿至。復采夙聞。專祀邑里。三觀察使皆閩人。雅尚風節。而後先繼至。故自賓王舉事。歷宋迄今。八百餘載。而公論始定于一。殆若有

天意存焉於戲。賓王不死矣。顧新書文苑閣畧未詳。而劉昫舊唐論述尤謬。因稍據臨海丞集掇其忠孝。大都暨埜乘稗官之足徵信者。爲駱侍御補傳以傳。胡應麟曰。吾越之言詩文。率繇賓王。始非直竊一方耳也。廼余產婺中。于賓王實晚進。云賓王檄后。嬰大惡數十。義炳日星。而史臣以怨誹譏之。僞周羣鼠。倒置君臣。大倫以媚嬰可也。而亘千百載而下。而皆周之史。何也。大明御寓覆盆洞鑿。勾萌蠕動。有濫必伸。而矧于賓王。於虜歷世久而公論明。蓋記之古昔矣。評。爲千載明公道。昌言備論足起九原。

包烈女傳

明鄭國賓

嗟夫子觀于烈女事也。有深噫焉。夫峩峩而冠者。非世之所謂丈夫乎。其或有家庭之訓。父師之所指誨。幼而講析。長而耳目之所覩記。卓卓乎聞見之先也。而或變起于意外。而非順適之境。鮮不化蘅爲蕭。斷方爲圓。次之則豕奔鼠竄。苟生須臾。平居復欺人。白晝覷顏屋漏。又博帶寬襟。高談濶步。視彼粉黛而鉛華者。直渺小耳。曾何當眉睫間耶。今觀女事也。方且當竊拜下風。不辭又何暇倒置其辭。掩瑕飾咎乎。女名姜姑。姓包氏。里之純孝鄉人。父湘業。力農家貧。又

口吃吃數時面赤始達一語在嚴酷之下抑又難焉其先聘朱氏受數金及絲帕物矣有叔欽此居欺湘懦不爲置酒謝乃孽構富民范生約奪聘又生素知女美而樂有旁証前後串結謀定矣湘急訴之官不識公門事體獲財以賄上下官竟執偏不察吃吃之情訟庭一風強辭消正竟遣歸其後富者湘號曰若是則天無日矣况范之與女也年之不相值也奚啻十與一乎而亦何所據也乃公隸則組取贖結案女方就織隸嚇曰速治酒食來餉并有以酬我不則鞭及而父女倉忙問之第曰爾今日乃范孺人非復朱

有從官斷也可賀新娘子矣女啞然就橈父母速呼之則氣奄奄絕矣鄰里來救以漿水久而甦謂其妹曰吾始未死特遲速耳不能蹈他人闕也明日約妹出後園蔽篠中矚野鶴塘近結妹日子始與爾來遽忘線褁未收汝往藏之妹方亂不識其誰也轉視則姑躍身深淵矣塘之西爲通衢適貿紙者數人行惡救之而父亦尋覓至抱持哭曰兒毋乃苦耳卽縣不白爾有司府大官人悉讀書知綱常者必爾伸也兒且須之予不辭艱將以理于藩司諸相公詞入時攝司務者爲歛之江氏荆石也江性明決知體悉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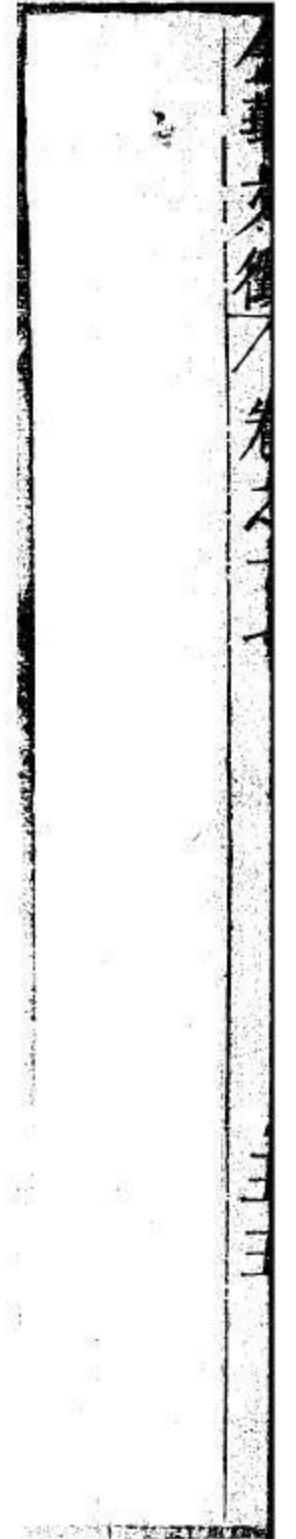
奸大謬嗟異之而始治狀者方負媿曲說以亂其真於是憲判兩報罷一以徇成案一以恤女志也而不知女意已大決于此矣乃欽妻方日夕圖閔制挾搶事又時在初夏農事在田湘歸姑治車桔女謂母曰天將燠父獨勞于野爲女者流安坐于室何忍乎宜有以餉于田者於是親操磨石製胡餅湯水囑母以遺于父而獨與妹守門戶乃從容謂妹曰曩予父聘朱時曾受銀及帕事若知之乎曰有之曰昔予曾取碎銀若干置梳匣中母歸時第云可置吾口不必及其他於是以朱帕束于腰而復細紉其襟袂表裡令

妹取橘園中潛之閣上最高處懸繩就頸奮而絕脰遠近聞之哭走黃白旬月遍道路吁哀哉始末女事豈不大可傷耶女年未笄生于窮簷敝里顛顛下賤之家無有閨閣之儲書史之鑒及父師講解之明耳目覩記之卓而瑩瑩特立若是是天地正氣間值其生造物欲有闡揚故令前後坎坷使人人忿以求直研磨洗刷畢盡其情如此向使女安于死人仰其烈公直其事明明旌異古今偉之則人心稍稍平日女歿分也死享其名報也又安能忿激千萬人至馳寃于宇內哉故曰水激則鳴火撲則熾物情然也於是

烈女之行。高于秋天矣。君子曰。人孰無死死生之際。亦大矣。利害戰于中人。鬼之關決于瀕。史中人之資。鮮不亂者。而女方視死如歸。求亾如飢。義分之介。從容審決。久而愈真。此其志豈不與日月爭明哉。或曰。女事可敬。復可表。無論識不識。咸知其爲烈也。而執案者。方仇人飾咎。則奈何。予曰。日月明矣。或爲雲翳。爲風霾。使人日悶悶焉。求其光不得。則沉冥滯濶。遠近同焉。一旦天劃其精。陽司其柄。而萬里。訊掃使之狂奔。倒走。則向之昭。爲瑩潔者。固自若也。然則是。峩峩其冠。爲博帶寬襟。高談濶步之夫。又視粉黛。錦華。

者罪人矣。

評 此等人與文余固多存之。今貫虹撐日之氣。橫亘霄漢間。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宋鄭剛中

伏以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  
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  
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倉皇驚問

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旄飄搖。徒迂公之柩也。已。今則靈輜在道。竈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蒼葱。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踈。愈踈而愈。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臨風。何嗟及已。

評 筆力陡健舉一語千鈞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宋呂祖謙

嗚呼。禹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北面。龍臣鴻弼。侯臯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于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旣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而同厥初。事親自誠。而孝。基德寢門。參騫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爲國馳驚。蝨賊內訌。將侵天路。廼義其旗。馳囊走羽。爝彼妖焰。萬河竝注。掃除黃道。手扶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附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燦起

蠡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首。瓊毳之渠。威名所加。失戈墮車。既其無爲。里析戶愉。羣獻具來。翼帝之圖。孰柅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賤。已豐不約。零陵之居。常布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飲江。奪公間燕。巨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登我元臣。爾衮爾鉞。坏治載新。曠目語難。熊羆貔虎。聞公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髻。聞公之升。連手嬉遨。北邊有興。禡牙祭纛。志之所期。欲無遐徼。挈輿地圖。還之清廟。爛爛丹衷。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佚以殊庭。歛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頌

以孱陋遠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言屢興。朝扣暮應。是獎是稱。籌恩權惠。丘山猶輕。几几赤烏。庶幾快覩。未目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旒南去。隻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氣闐闐。新新故故。默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爲。淚落彫俎

評 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中雲。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元柳 賁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土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歲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淄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  
其寂精者爲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  
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  
旣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

駕方騁而遂蹶。脩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石爲弦索。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珠璣。惟游典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舍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踰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忼慨。或吊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典。駟玉輶而驟雲螭。卜

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爲銘。亦旣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遡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綦緼風晨與月夕。竟彷彿其來。嫉子意夫斯文之英。豈於藁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爲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爲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評 清深詞蔚

祭黃侍講先生

明王 禕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門人金涓屠牲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及其既沒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唱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與

金華文苑卷之十一  
六  
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旣久。遠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于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褒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典冑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旣老。用公於未衰。掌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爲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著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允畱。控辭而歸。出處進退。

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矣。非天其孰使之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弘而造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聽。故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噐。圭璧鼎敦。分置離列。蓄光采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傳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禱禪。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故死者。固夫人之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陽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

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曾日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哉尚饗。

評 情辭兼至

爲廖平章祭常忠武王文

明蕪伯衡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于真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澣。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况于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洒掃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又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

金華文教卷之十八  
勲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于千萬世也。余之獻欷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于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評 其筆如椽

陶母墳版文

并序

唐舒元輿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閒。有觸命。舐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于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

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耶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

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郭正域評日文頗幽奇

陳師復哀辭

并序

宋時少章

開禧中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游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是非非皆取于人每先君有所爲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

金華文獻卷之十九  
十一  
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旣興學，脩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紇囊萬貨以奉要人，舟御馬負，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齟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倍書爲樂。然望我良厚，時語

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備特爲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宰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疇昔，涕不能禦，因爲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猗姦若敵，聞善輒拜，摧兩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曰：子愿純，配我剛毅得處所。譬之酸鹹，相和成味。乃登俎，我時髣髴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竒賞，捧置兩膝，玩且撫。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蹤陋迹，翳林莽，獨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君烜烜勁氣上拂摩九虎。謂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  
塵。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鳥。先人盡矣。感傷熏心  
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織邪。束縛  
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  
欲就君。窆腋不羽。

評 其辭奇崛在常格之外

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宋吳萊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爲  
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  
詩賦百家之言。岩南公嘗一再携予詣隱君。質春秋  
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  
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  
夜食之辯。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  
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  
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辯用正日三代正  
朔。改正者必故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



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謡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于寅。於乎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嬴秦視三代邪。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月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

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辯日夜食日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卽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爲朝書。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卽書之。經邪。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笑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

或有人曰。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爲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辯。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楊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最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十六代。

陳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書岩南公。有古今體樂之辯。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爲準者。惟漢魏爲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爲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他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爲之。何邪。又如古樂府。

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爲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一韻爲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邪。唐人詩集每有探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管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于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言。此爲古詩。此爲歌行。此爲琴操。於乎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爲鞞。無辭

欲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者邪。宋齊梁諸人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邪。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聽七章曰。聯蓑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霑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

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卽歿，無以籍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楊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於乎！自古皆有歿，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息，旣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

估俾聖賢合席，迨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閭，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子嘗觀其著書成篋，揮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自見于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爲燐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今赴弼治，銅兮鑄，島孰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得塋，則終身之願已哀。

又。何。猜。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評 學邃思湧變幻萬端秭壇龍象絕非後學所

能思議

呂東萊先生壙記

宋呂祖儉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太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憂

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  
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  
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憂  
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秘書郎兼國史院編脩  
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  
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  
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  
東路安撫司叅議官亦不就

二十

終

十

娶韓

氏今龍圖學士

氏故國子祭酒

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孫齊孫早夭延年甫三  
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螺亦早夭呂氏世葬  
鄭州新鄭縣懷志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  
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于祖營之右  
麓公之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  
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叅貫融液無所偏  
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于家政纖悉委曲  
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于有  
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

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于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于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于淳熙三年，亦未脫藁。其他遺文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于家。

評 惟存其實錄不多，作諛墓語故爲得體。

胥氏夫人墓誌銘

宋徐無黨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吊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于下土。昔事姑兮。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孰同子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評 此歐陽文忠極推許者。惜文不多。見錄此以見一斑。



金華文苑卷之八

吳彥成墓誌銘

宋梅執禮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  
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日吾母垂白與盜近  
其忍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聞關浮海道  
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  
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  
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  
非淺淺者而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  
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丞  
宗壬所狀行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侗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踈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敏可用輒盡諉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厲自效無肯負諉者隣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推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謁也他

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績家鄭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營於浙而同舍生漢臣悉受之使持要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旣達婺出其要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卽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饗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嚮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直信

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陳生哀具棺歛翁遽曰暑溽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繇孤童成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翁若姪說說相內舉蹈繩準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縣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盛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

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予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一有窮迫而且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卽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

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擒耳。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醋，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忽謝。

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旣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受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竝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婺守令必不逸他盜，盜必不起而平。魄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爲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力爲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曾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

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日寵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醫助教宗公章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日克昌女二銘曰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奸雄勢利齷齪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奈何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評 無論人奇其所建策至今鑿鑿可用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元柳貫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楊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好覽常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閣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

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  
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  
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  
序之顯人則庠黌之間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  
最邃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典觀羣  
怨之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  
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  
吳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  
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括蒼吳思  
齊善父武夷謝翱臯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

識臯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嚴子陵釣  
臺南間歲西遊訪遺攬古典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  
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藪帥初  
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  
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  
色然嘗遊京口浙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鴈  
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籍爲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  
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 家故貧至先生  
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  
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

後先生庶幾爲不歿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  
二夫人李氏先卒于貫爲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  
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  
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樛梓克以儒承家  
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  
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  
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于朝  
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  
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  
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歿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

見老人歆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  
事以訃至貫爲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旣葬矣琢辭  
表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  
志也夫銘曰

不躡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鞞鐘鏞  
槩若釜鬻鼓間出聲震鞞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  
先生中身退然潔庶發其和音不懣不懣不薦廟郊  
卒死于淹巋巋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  
有封斯隆如車如幃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評 序事古質含蓄不盡




長山先生墓誌銘

明吳 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廼接前脩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公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于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 父諱仕元爲太平路照磨兼架閣事有政事才聲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于道中拾鏹若于緡不敢去坐候遺鏹者至而還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蘭谿從禮部



金華文獻卷之十八  
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淵穎吳先生于浦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獻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贊翰撰張公于文最少所許可于先生之文無異辭也先生屢試有司不合益肆志于古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造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吊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去先生于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自樂 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懦怯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 上可其奏卽罷將命以近侍先生以疾辭授衢州府教授洪武己酉 詔脩元史廷臣多以先生薦者奉 旨入局撰英宗裕宗實錄及丞相拜住等傳凡若干卷進 賜白銀文幣歸平生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山洞之側竹林之原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交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  丁未  月  日卒于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

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住浦後衛氏先卒先生葬之于靈源南阜後二年合葬焉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先生既沒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猶子潛與其孤之請俾予誌其墓惟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而爲精敏宏博之學爲文章簡潔清峻得于心而證于人稽于今而質于古不作則已作則必高出于人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毀譽暮年請文者踵門不苟隨也今曹國李公在大臣中尊賢下士于先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上文志上前知先生老病不強也聞先生卒嘆息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

年先生不鄙而友之比年數奉談笑相知爲深叙先生之行而銘之宜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有請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羅古今至和合中大振厥音五行靡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聽先王之學豈止于斯命之不達竟老而衰學傳于人書垂于世生宇宙間何作何愧金華蒼蒼靈源泱泱先生之名與之俱長

評 貞珉之文此足爲長山先生生色矣

元隱君子東陽陳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明宋 濂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  
谷園中常春陽正殷霏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  
泉花飛塵外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  
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  
氏而下皆未免于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  
子步履出適坐之海紅花底成仙史流清氣茹醢親  
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  
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

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賸隸。無不俛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棄。嗚呼。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漢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流傳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稜十焉。枳有稜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稜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稜。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

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彞倫敦禮樂廢而仁亾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典遺經不可識矣濂愛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于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備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

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貽書于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歿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

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于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辯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于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

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日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

鳴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  
家雖素饒于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  
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  
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  
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  
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  
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  
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  
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

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  
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  
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  
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  
徐信俞本虞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  
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廷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  
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  
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  
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  
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

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于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

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下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薈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  
亾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  
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庭。下可奉公侯兮。  
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  
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曠兮。疇計祿位豐。  
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回東流兮。內有八  
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于  
祀垂休聲。

評 首段問答語可謂微言安得不存○

銘語奇  
麗奪目

金華文徵卷之十九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贊

辛稼軒畫像贊

宋陳亮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髮之何定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

金華文教 卷之十一  
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在尾其虎  
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評 屹然鼎呂之重

接輿讚

元吳萊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鬼行  
神則內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屈  
救時斯亟從政者殆矧麟未踐何鳳之翮曷違我真  
迄受世害繫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  
執心旣一抱道弗權視茲犬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  
卒遁名姓蕪菁是食駟鎰枉聘聿和其光克完爾性  
高颺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扈曾弗服裳豈無汚濁  
譏我踞涼旣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評 恍聞爾歌噦噦在耳

蚩尤讚

吳萊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攪亂。草木蓄翳。奚靈不鑿。既躒罔衛。蚩尤者出。始構禍端。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掀鑪挾鞞。鎔精瀉液。舍我耜耨。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匪斬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押闔。技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禡。九嬰乘城。窳窳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曾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蚩尤。敢達所父。評 秦碑漢碣。宋元之文。未有奇于此公者也。

盜跖讚

元吳萊

我觀古人我贊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  
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與是栖間讖是鑿  
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  
後出吾仁惜汝刀戟機汝罟獲汝曰不然俾晝作夜  
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  
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  
因之而讓愍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萑苻誰生禍首  
卒化盜區跖斯可贊爲善者惕於乎哀哉尚謹罔極

評 奇論妙論

賈刪定畫像讚

并序

元吳師道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奸臣倡邪以誤其國  
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  
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  
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  
高宗脅于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  
午遣使群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書  
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  
佐時爲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  
數千言劇論仇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

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  
辭有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馬陪屬曰此天  
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爲戎虜  
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  
下委靡從虜則天下將圖視而起不怨虜而怨陛  
下曰劉毅之禍可爲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  
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  
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爲  
壯撫曲爲老母以強弱論事又本乎義理之正而  
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

既遠竄而公顧勇於豈以其猶不直也  
歟考之宋史嘗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  
燾晏敦復魏矰許鼎趙鼎胡澂朱  
常明范如圭李弥遜方廷幹  
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幹  
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  
亦無攷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情哉公字  
子野世居東陽之蘭溪宣和申入太學登紹興二  
年進士第升朝嘗爲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





姑不啻孝子之孝其父母名曰孝婦宜矣昔漢陳孝婦終養其姑名聞于朝崔山南祖母唐乳其姑猶芳簡冊焉知孝婦之事不名於今而聞于後乎然其名也則自宋君始于以知君好善之聲繇是而益彰矣喜爲之讚以俟夫觀風者

讚曰於戲孝婦淑德懿行孝養厥姑匪值溫清姑嬰奇疾醫療爲難竭力殫心不辭苦艱閱歲旣深手紋龜裂一時淳風千古嘉節茅山之原不碣不碑不有發揮其孰知之猗歟宋君豈弟忠厚大書墓表以勸厥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哀今之人不孝不友孿首

崇阡寧無愧咎鳴戲休哉

評 其馨香上達于天

龍馬贊 有序

明宋 濂

西南夷日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羸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暢。夷人立柳院。泮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傷傷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藪。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院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

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閭尾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砂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于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鋒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

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參龍之說雖相傳于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侷形僑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于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于天閑十二之中

揆之于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  
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  
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一首以  
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凌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颺瑞靄晝杳冥天  
一弁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縣睛花雪  
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  
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  
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  
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 茫茫堪

輿內孰敢齟齬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  
在樹惠不必連年徒用兵

陳明卿太史評 古來善狀馬者莫如老杜此文  
更錚錚天生神物非此神筆不稱○極狀龍  
馬之奇指歸不用兵頌不恣規

滕奉使讚

明宋 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  
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  
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  
並言之事二夫者雖辨如虞姬知如鄧曼吾知其決  
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  
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  
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  
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  
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請

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九廸南歸茂實獨  
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  
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享二君者歟  
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雷遂  
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  
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  
不啻若鬼域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  
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  
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  
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  
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  
勒在貞碣。

評 可方文山正氣歌

練氏夫人像贊

明宋 濂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闢舒慘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育。挺然而莫之遏矣。世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逮乎鷄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于其間。不爲氣運之所遷變。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弗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于後人者。其澤曷有旣哉。閩之練夫人。諱嚮。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有肉髮深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

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岩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邊鎬爲行營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郭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

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就死耳不能爲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報施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啻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歟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著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倚是則天地生生之道絕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以遺



金華文徵卷之十九  
像求予贊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贊之  
日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  
常。女工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  
桓。旗旄繚繚。以扼建關。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  
徵。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絕首以縣。夫人日吁。乾坤創  
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爲唐臣。建旄而軍。爭城以  
攻。火旗晝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爲人。夫人之  
仁。曷其報之。曷索我私。曷授我旗。旗植于家。有突而  
譁。我劍之加。夫人日於。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衆若  
林。昔而斧礮。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魄已藏。其澤愈

滂。傳紫襲龜霧滂雲瀾。被于今茲。遺像儼然。萬目斯  
瞻。曷取則焉。

評 一婦人完一城之命。古人幾人當是大菩薩  
現身

溟滓生贊 有序

明宋 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  
 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  
 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  
 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  
 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  
 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  
 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  
 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  
 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

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筭繇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吳戈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于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日母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

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日明公室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恠民不與接獨太學生態降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極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

慟日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  
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  
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  
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訛駁以爲樂及  
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  
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  
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  
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  
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  
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幸業

復屢受命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  
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  
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  
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  
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  
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  
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  
萬言金猶間傳于世讚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  
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

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瞠而  
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  
百原超神冲漢凝于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  
匪厓我涉其顛莫溪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異非隱  
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牖載神于言炎炎  
宋錄維其訖矣長里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髮  
亂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沸羨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  
瑟又蘇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旒與與我車麗麗

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  
其何能日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  
烝徒楫之楫副宇橈予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鶚舞于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  
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逝死于冥騰生之  
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于數一曲之掩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  
于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評 宇宙奇人何所不有讀此當有格外之搜



全書文卷之六十九

華嚴經贊

有序

明宋 濂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  
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  
化爲尊勝欲蕪松爲煤人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  
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  
欲煨永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  
永丹者炫耀可觀能育人自非勲道者欲推赤金  
素銀庶薄如紙復粉爲涯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  
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  
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

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  
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  
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  
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于世尊前以所  
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于清淨器  
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  
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  
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  
爲紙以骨爲華以血爲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  
領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

爲異于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  
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卽得六根清淨得六  
清淨已卽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卽得  
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  
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  
延壽宐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  
逢勝因頓憶前事于是親熨五分妙香香雲輪圍  
結爲寶網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  
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



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  
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克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  
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子無礙圓融與行布  
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  
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  
嚴飭書此經于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于一一界中  
普現光明臺于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于一一座中  
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  
編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  
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

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  
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  
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  
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  
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  
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  
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  
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  
體卽呈露苟執于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  
爲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祇

夜以爲贅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評 此公深于法乘乃爾兼綜內外透了天人  
時安得有此鉅儒

心田讚

明鄭 棠

震旦東洲婺星分野之墟昔有長者以宰官身曾宅  
百揆締構精藍莊嚴妙相前朝賜額云覺報寺世奉  
香火燈燈相傳宗派嗣續今茲住持法名心田志心  
嚮道棲心禪那祈報祖恩進脩無漏持守律儀冀證  
覺地遇善知識端居竹間香雲輪囷華蓋覆座具大  
辯才發廣長舌舉最上乘宣第一義敷演詳說豁達  
光明普照無際了覺頓悟無有蔽礙是時竹間被服  
儒行口道儒言或謂儒釋二途未悉究竟於是訪蓬  
萊道山居士願申前說廣揚字義居士聞言合掌讚

金華文徵卷之十九  
二四  
嘆善哉竹間乃能爲苾芻指視真實譬喻開悟發明  
心田秘密奧旨用闡正法不可思議是宜讚揚一一  
分別我觀大地具有泥土亦有沙石沙石淨盡泥水  
融合是名爲田彼大田者更有稊稗加以耘耨斯播  
嘉種時有旱槁滋之雨水斯成嘉穀得以粒食凡民  
有饑資穀爲養功用利濟以有田故我觀世人具有  
妙性亦有根塵根塵清淨性空明體是名真心妙淨  
明心客塵纏繫遠離迴脫斯具圓通微心辯見破陰  
禡想斯克圓果得成正法衆生迷昧聞法得度是諸  
法施亦以心故常住真心是名心田嘉穀旣成田土

常在妙性真心亦復如是此卽佛說真常妙道息心  
妙旨我今宣露作是念言是亦枝蔓言以載道得道  
忘言重爲說偈曰

我聞一切法悟入各有因叅講設問答亦各名號殊  
百千萬億心心心各有說理趣歸一同心性本無二  
敷演真實義猶如渡河筏愛河廣迷津顛倒苦沉溺  
須假筏濟渡以得到彼岸安樂清淨界畢竟後當棄  
佛子何因緣名立心田號名號亦虛假說假其辭支  
一一窮趣義巨組縛虛空觀空無所見云何有住着  
拈花微笑頃一嘿機已悟善哉竹間士機動續自鳴

漸次精進者。亦以問答故。我今重宣義。試問何者。田此田卽大地。又何名大田。以能生嘉穀。與地種各異。所種名雖別。資生同飽饑。亦因人力故。強名斯二者。如人具真心。又何名妙性。情性混一心。情離性空寂。以成菩提道。種種皆佛法。道法名則二。饜飯充足同。亦因精進力。強名曰道法。真心妙性名。二者等無異。心田假立名。名號總如是。今若作思惟。強欲寘議擬。望道未之見。去道知愈遠。無性亦無心。無名復無說。是證真常道。當作如是觀。

評 明心見性無礙辯才

宋潛溪先生像贊

明許元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于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尚多。寧勇謝乎簪裾。而終冥情于薜蘿。瞰潛溪之泔泔。仰高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曾遑恤乎其他。

評 雅詞逸韻

靈泉頌

并序

唐駱賓王

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  
通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協于因心。夏清冬溫。  
愛敬弘于錫類。下逮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  
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  
史。昉之嫡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  
親。永懷鞠育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  
賢。趨庭聞詩禮之風。亢宗勗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  
至孝聞。北面典悲。泣高唐而咎已。東遊下位。歡微祿  
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例。將申返

哺之情敬立身其若斯于從政乎何有時歲亢旱金石行銷遠近川源殆將堙絕濬井皆爲湯谷通波盡汗池大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溫勞之疾非濫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痼色養旣虧憂惶靡訴俄而廳堦之下忽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涼如水此邑城控剡溪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岡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曾微穿汲之利非精神貫于有道純志浹于無私孰能洽冥旣以通幽道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于一言姜嫄孝思潛波移于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

冕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情異則軒冕猶塵泥片善可嘉朝聞其于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于白圭以爲執友素交豈祿利輕肥之謂也賞音達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所恥者歿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隅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觀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典頌鏤琬琰之無慙乃作頌曰  
粵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存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通神

顧我恩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冷冷無竭。  
蒸蒸不置。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爰有芳人。景行芳塵。事諸則感。道洽斯親。孝爲禮主。  
名是實賓。倘斯文之不墜。知盛德之有隣。

評 駱丞之文多詞勝于情。此却情勝于辭。

延州來季子觀劇樂頌

元吳 萊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網隳壞。  
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備窳。二氣苛虐。  
禮樂不興。繫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  
日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  
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箏。  
文德之容。亦有文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泚泚。  
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日濩日夏。  
韶箏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閱覽博古。  
或登或降。踧踏偃僂。夫何自鄙。乃不及魯公。早私疆。

寢棄厥緒。或僭以佞。或雍或旅。襄啓武。設方叔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噐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郊子。學在四夷。逸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眊失列。日趨潘哇。恒用鳩訥。宣榭旣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恒。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評

古色斑駁。恍睹鼎彝。

漢武帝南巡射致頌

元吳萊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于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與壯哉。蓋夫荆陽之域。水土墊溢。滛螫虵行。風雨怒作。掀臚蕩粹。睽瞪慢愕。莫之敢櫻。上乃御黃間。挾剛桂。朱鞮闔體。而騰擲白羽。應弦以砰礪。霜披鱗頰。霧黻鬢鬣。肉淵髓硤。披角剗耳。于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恪虔。耄老懼怵。信帝王之英畧。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驂擊。雷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犇竄。掩沙漠之貪鷲。



制篁竹之炎鬱。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取。拒之者如  
撓。沸。劇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于  
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迹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  
沒。魚鱉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兮而挫鏑者。臣乘臣朔  
臣助臣壽。王躬覩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  
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  
橫匯兮。陂障險隘。有蛟崛起兮。中路洶絕。驚拿齧攫  
兮。渤涌作蠶。上之頰怒兮。發我獷厲。起施猛殼兮。鬚  
角盡鉞。九嶷曉出兮。矯立巖巢。舳艫暮拔兮。波濤疊  
雪。上神且武兮。瞻仰桓撥。功員不世兮。威振有截。舟  
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  
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評 千奇萬恠洞目賊心

平江漢頌

明宋 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  
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  
叟。垂。髻。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  
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  
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  
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於。庭。而。告。之。曰。  
陳。虜。不。道。敢。屢。予。侮。管。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  
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

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惠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亾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讐。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

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光照耀百里之內。天色盡赤。焚溺灰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僞平章舟列。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瑄邊素號最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還。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後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旣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

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舻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絹有差。臣稽在管，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其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

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日未足多讓，而譎咏不作，非其闕典歟。臣謹傳著其事，謨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惠，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螿。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翦刈，僵骸覆江。濟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劓。闔胡不慙，復豕而啜。

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  
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清爾孽程。各傾爾  
誠。搖光在中。夾則之月。碼牙江濱。皇家巨鏡以誓。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懸火奮激。旛旆揚揚。解  
將將。矛戈洗洗。鎧冑明明。載起威威。戰戰威威。雄威  
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虜逢。大行街擊。藥箭蔡。破星流  
火。戟虐。燄電。毒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  
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組。命隕弗顧。橫掩。湊駟。筍束  
蝟。編流。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魂。扶劍而逸。聚于  
湖粵。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

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且萬歎。以絕其衝。我旣  
見之。千艦如龍。似鬼之走。而虜之從。酣戰六昔。由辰  
達酉。僕姑一發。殆此。曾首員精。及顧。仆若枯柳。大慙  
旣除。餘不能醜。逝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  
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  
日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  
饑予哺。咎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  
於樂歌。節以錫鏡。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  
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于  
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

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率朝。孰敢肆孽。在魯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玉臆。三代以還。用仁典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評善則歸君。一篇俱是此意。若侈稱將烈。便失裁矣。廊廟之文。所以異于山林也。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明末 漁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讐。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且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禪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玉。何成。論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弁爲良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如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

已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橐籥咸典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罍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燁燁其容輝信技殫于人巧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層臺副以奠簏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迹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

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寔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于治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臯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

金華文苑卷之十九  
三十一  
喆。法天之烈。大鑪斯揭。元氣噴洩。睠于濠梁。真龍  
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  
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徠憧憧。節之以鑪罔敢  
弗恭。乃節鳧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  
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頽。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  
神鬼。不鈕不銛。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  
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擊  
宅兮。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  
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天通。  
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噐有赫。

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  
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評 聲振闈鞞。體式珪璋。東壁西園。雍雍盛世之  
業



試劍石銘

并序

元吳萊

吳故吳墟也。自閻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  
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鏢，惟銛之斲。山靈奉鐔，白虎司鐔。神威動剛，  
殺氣纏錯。考堅瑕破，發過遠畧。汾沈乘輅，輝錫執節。  
風斯輕剽，志用驕虐。職然鬼駭，欬僞龍躍。若也若人，  
吁不可作。

評 劍氣猶存，誰謂白虎之精已銷滅也。

金華文獻

秦坑銘

元與 萊

唯嬴之虐自在不儒彼哉坑者曰然我書書日以壞  
羸日以跌竹帛烟起于支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  
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筆造書契智如倉頡  
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  
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微言如綫  
橫議益鄆鈞鈇析亂不撲益熒出王入朝儒墨相駁  
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日不焚動相甚議收合遺燼  
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  
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道說

評 奇快之極千古絕調

詔石銘

元吳萊

逃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於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  
岌彼海隅我奏我詔耆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憂或擊  
從之則純成也以釋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  
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  
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羸  
式訛人心孰濳非鄭卒曠古音泠泠斯深滴滴斯廣  
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巉者石雙闕之巉誰使洞庭  
不張咸池丘口盡善札云茂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評 誰敢作此非先生無此文胆

平廣海銘

明章 懋

惟 聖皇肇位四海仁孚德洽無遠弗届雖九夷八蠻僻在異域自古正朔所不及者莫不重譯來王稽首稱藩惟是兩廣溪峒諸獠怙恃其阻昏迷不恭以自外 天子之威命逞其悍驕肆厥殘虐以蜂蠆我南鄙之民乃爾自作弗靖干國之紀 皇用震怒命將出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不碎者執訊獲醜不可勝計克翦大懟式遏亂畧由是東而廉雷肇慶諸郡西而荔浦洛容之鄉妖氛醜穢迅掃無餘而嶺海清矣積年逋寇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與爲

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爲之銘曰

維彼蠻獠種類實繁椎髻夷面獸心鳥言槃瓠遺孽  
依山阻溪弗循王化是曰生黎與華雜處禮異俗殊  
性多獷戾惟利是趨喜則人居怒則獸攻漢有尉佗  
宋有蠻儂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畧事羈縻  
大明御天梯航竝至神化旁達聲教弘被五嶺之南  
百粵之域峒獠山蛋悉歸版籍置吏設官因俗而治  
化生爲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失宜  
稔生釁隙肆茲羣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干戈相尋  
蜂屯蟻聚羊狠狼貪胥殘胥害毒痛海南九重寬

仁未卽夷滅曠誅數載愈肆猖獗嗷嗷生靈詎堪荼  
毒螟螣弗去寧有嘉穀桓桓虎臣受命徂征赫赫業  
業揚播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遏寇攘以解倒  
懸彼昏不悛自速其亡翹厥螳臂車轍是當士氣橫  
飛于奮于殛散其部落火其營窟荔江之浦斷藤之  
峽鼠穴蟲窠一舉斯拔乃移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  
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梧東而廉雷破竹其勢靡堅不  
摧覆巢之餘遺穀難全雷霆之下掩救弗前百蠻膽  
破羣酋體分罔敵我師深谷其奔帝有恩言將無  
黷武凡厥有生皆吾赤子持杖爲寇釋杖爲民彼如

效順亦與維新。乃休吾兵。乃緩其誅。是致是附。撫厥  
憊餘。妖氛既掃。氓困以甦。熙熙皇仁。洽于海隅。疇  
昔南人。鷄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不鳴。疇昔嶺外。商  
旅道壅。今行于途。摩肩接踵。鹽包青箬。飯裹綠荷。趨  
墟歸峒。以笑以歌。山無瘴烟。海無颶風。變夷爲夏。咸  
在陶鎔。露布奏捷。喜動天京。于廟告功。皇心  
載寧。威加裔荒。功光古昔。小臣作詩。永頌聖德。  
評 策勲紀伐。昭布威靈。足以震懾兇頑。遐宣德  
化。非與京觀。哆武燕然。誇庸者比。

座右銘

明趙志臯

予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懔然  
深思。云以彼執競而宏。無競之烈。猶日怵惕焉。懼  
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  
心乎。吾儕自省。何似。顧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  
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叅爲三人。貴伊何。匪道胡耽。日與月與。  
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詰士。人紀人綱。  
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  
其何能令。念懲在始。欲至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

無競爾智。純白不備。無騁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短。  
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臧。寧我容人。無人容我。  
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  
惟人自基。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評 端人厚德之言

金華文徵卷之二十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能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俸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郵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雜著

斲琴志

唐舒元與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水音常  
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于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  
輒叫索清濁應亦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





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璽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  
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亦下而沈氏成琴入  
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而爲一管管若對  
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澗絕亦四顧行色上面旁跡  
或惜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僅指一弄  
五聲叢鳴嗚中有靈琴積木之靈泉出矣以龍騰凌鶴  
哀鳥啼松吟風悲子於之初則琴入牙覺毛骨聳擢  
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暗化源家象貫到心  
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在矣感上洞見天地  
初氣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

聽朦朧木纒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  
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  
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希以至麤  
入鬲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  
耳耳且惑况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此見  
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  
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亦  
之

評 洪容齋極賞此文玩之真見沈氏之妙

玉筋篆志

唐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受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字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

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徃徃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著疑龍蛇駭解鮮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眎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我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

容侵暴日久攝芻坼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卽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

新迹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陳霆評曰：文亦蒼雅相稱。

養狸述

唐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旦。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某居時，曾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敲拍叱嚇，畧不畏忌。或斃，龜佻陰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畧而有畫，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績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

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  
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深心  
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  
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  
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  
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  
呀呀割洩怒聲鼠黨帖服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  
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  
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  
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  
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  
高枕坦卧絕瘡痛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  
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  
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力術故  
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非狸之用則紅墻皓壁固  
爲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恣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  
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  
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  
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

比于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于天矣。豈直流患于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因異日持論于在位之端正君子。

評 持論諤諤

悲剡谿古藤文

唐舒元興

剡谿上縣。四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掣剝。皮膚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病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維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

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  
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  
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歛手無語勝  
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  
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  
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  
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  
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  
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  
鬻之雖舉天下爲剡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剡谿者耶

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  
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  
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于謂  
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  
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由於剡藤而已子所  
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陳霆評曰寓感清潔

贈諸弟砥石命

唐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贈劔心知其不莽鹵匣  
藏愛重末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  
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  
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  
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于切磋工工以爲  
可爲砥吾遂取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  
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  
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良觀



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派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嘆。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鋒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鋒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各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

日月之光景邪。吾嘗觀汝輩趨響爾誠。全得天性者。皆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黜道義。自埋于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鬼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于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後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于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

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國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  
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  
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滿星之用又甚瓊屑  
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  
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常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  
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于其側曰  
劔之鏘砥之而光人之各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  
之師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評 法言凜然真常弦之佩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宋范浚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  
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梁  
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  
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  
間見曰僕非爲將軍之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  
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  
起兵維陽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  
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  
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

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  
墨敗既左授內執鞅缺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  
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鑄其先世官爵破丘  
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  
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  
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  
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于僭臨朝者獨  
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  
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  
漢翟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

僕嘗爲漢切齒于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  
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  
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  
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  
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  
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管芥母姊兄姪魚  
肉殘之包藏禍心剪剝肺附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  
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卽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  
肆其額額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  
人摧心搯腕抱憤侵骨戴目領耳思得扶義者輔以

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  
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  
士被甲蒙冑炊麥爲飢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  
矣。况將軍親宗蕃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  
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  
繫辱至尊芟雉天枝。斲喪王室。沉毒海內。將與士大  
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  
尚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勲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  
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  
復。鄉僕請斷頭。允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

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  
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  
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  
穰。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  
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  
事。遂易副。褻褻旒袞。剗剔唐號。坐移鼎龜。必且盡滅  
景元子孫。而後憚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  
乎。且將軍不卽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  
刺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  
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

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旣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旣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翫而不戚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

氏者使孝逸受命于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切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爲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逾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髯其願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旣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評 縱橫莫當

說佩贈鄭仲舒

元戴 良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舒曰是予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爲緩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珩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

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瑀錯  
乎瑀瑀者珠聯乎瑀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  
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  
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珞  
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觥以示其事有  
黼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  
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  
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  
于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待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  
佩于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

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  
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  
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  
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  
往有異于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于朝廷然亦  
不使遠遠乎左右蓋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  
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  
之見取于君子乎夫三人者誠能備乎其民若珩之  
有綴承于其君若璜與衡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衡  
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于君

子也。其亦異乎。琺瑯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觴槃常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于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無負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于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評。考據典贍託規深遠。

畏慎訓

明蘓伯衡

趙君彥嘉畏慎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迪于後之人乎。庸作訓曰。我聞戰戰兢兢。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日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日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惟慎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球。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蔓之滋。君子泄事若治。絲用慎。爲擲。若運輻用慎。爲



較若除蔓用慎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  
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  
若周公孔子旣克聖亦罔匪惟畏慎之行有若丹朱  
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  
亦罔匪不惟畏慎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迪畏慎  
與不迪畏慎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  
厥位庶人克存厥身亦惟克畏克慎畏不畏慎不慎  
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  
畏厥畏慎厥慎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  
盡慎亦克用慎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慎其乃無畏

否則終入于畏雖慎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  
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爾曷  
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慎慎哉爾曷雖慎亦慎哉爾乃  
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  
啻不凶于迺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  
呼勗哉

評 丁寧語故詞氣爾爾所繇文章貴辨體也

空同子瞽說

明蘇伯衡

楚王入於雲澤若虎兕若雌獲若鹿豕若鴻鴈若鳩  
鷓若鵝鶻若鷓鴣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  
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  
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  
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  
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於鷹犬或  
隕於鋒刃或傷於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  
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於籠亦以綬然則士  
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

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才自炫哉。

楚王

瞽說

明蘇伯衡

空同子過比邗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駟僮乎其毗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殮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重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微道門闕罽毼之極其壯麗乎將祕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奏乎將相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保

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  
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燐  
燐。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燈已  
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垣。麒麟歆側。翁仲無  
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凶象出  
沒。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  
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  
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  
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天壽。參差不齊。及大期  
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

藉巧如工。僂腰懸章。綬于執璧。圭布視錦。綉塊視珠  
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  
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  
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壠塋  
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  
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  
忘情爲之佇立而歎歎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  
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翁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  
雖衆攸同。其英。竟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壤其令聞。  
廣譽則長竝。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

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徂詐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卑。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徒。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絃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評 人壽幾何。令名無窮。讀此可無灑中山之涕矣。

瞽說

明蘇伯衡

士爲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去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杖柱之風。角弓之推。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聞於左右。曲沃之與有神叢。叢大木也。焉與女蘿附焉。神患焉。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焉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榦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焉與蘿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

也疾之見夢於里人曰。佯非神之爲。惟木之性。里人遂伐木。木之旣伐。葛蘿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葛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爲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竊必隳。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俱壓焉。况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攻。

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爲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是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爲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

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維不是私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感，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爲事之本，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善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評 三段指喻明切 千古炯鑑

論文

明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

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

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竒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第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身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



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語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間焉。無難能者矣。

陳明卿太史評

竒波層出。讀者忘倦。

### 志殺虎

明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啼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威懼。益鼓噪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摘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

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喁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無能爲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剖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所知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于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虎之傷也牽于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評 感慨有餘情

于其口其其史一豈官人莫不請其昏與實以  
然爲斷身以發其黨其里費亦錄矣一弟又送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明宋 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日子  
緝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間也子能  
爲我揚權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  
穴鶴毳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細  
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廼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厪厚矣孝廉有  
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蠖螻時幻歲遷電滅烏  
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

金華文徵卷之二十一  
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簾矢獻  
弓。仰落雙鵬。俯益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提  
館。廷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  
台。南威紫衝。鬪輔寄牙。環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  
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  
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授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  
甚少。不有焯焯。孰潛其燭。非勒銘于燕然。必建標于  
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媵嬈衛霍。擁軫樊陳。

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龜。霜露係乎。吹噓子辱。視  
慍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曾橈其重也如天球之歸。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具  
嘯。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  
吊。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鑿閭。分布九  
疆。總三岱于中區。限兩戒于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  
翰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其間怪偉靡可數詳。

金華文徵 卷之二十一  
天孫岳長。水伯瀆宗。莊叶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于咸池。晞髮于博桑。豁氛埃于人瑕。發忠信于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勾鬲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庶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芻察纖縷。弗失絲毫。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椽不斲。型鑿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

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飗。泣焱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雖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是欲徧索其說。

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  
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截定惟武。亦國  
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  
眈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  
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  
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驚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  
飛鳧。武衡大櫓。驩耳長笈。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  
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  
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  
絕絕。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非于函谷。

或喋血于太行。或狗地于臨菑。或陷堅于昆陽。是亦  
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如飢渴之在已也。孝廉  
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  
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屢生。師皇  
馬鑿。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  
山圖。赭衣服間。女凡素書。赤斧碧鷄。朱璜痕脫。玄俗  
質虛。心存冲寥。跡入倕奇。五性旣絕。九患亦除。三階  
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  
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郗躋虛之龍鞮。

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  
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  
治于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  
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  
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  
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或  
真。學徒巧辯。或正或叔。先出者壘。後出者存。何老生  
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  
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  
齊于古。緯侯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

文。借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操  
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  
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敷。皆九爲原。焚草冢。名性氣  
體。何圖指僂姝而重摹。迭儼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  
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鈎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  
麓近之。然滯于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  
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歿。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偃偃  
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  
腐艦。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

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蔭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懼懼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而藻是瀾。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掛唇自傷。淡血交積。誓副宿穢。以刻未習。駕春陵以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風與夜寐。惶惶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曉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眞信不生。世陰陰兮。摘埴索塗。

愈幽深兮。烟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築赤麟兮。文之典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于歿齒乎。

評 披華振秀。爛然七袞之杆。



刪古嶽瀆經

明宋 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山鳴五伯擁  
川天老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與禹乃震  
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于君稽首請命罔不惟  
寅神令所射激如欃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堯  
盧皇威載揚犁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  
象叶厥形肖蝮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  
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臧授之庚辰庚  
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譬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  
木魁水精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

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  
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  
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  
奇而未醇竊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琬世者戲刪潤  
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于  
古學者也鑄罌器與方乳曲文大扁爭妍其自知  
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評 蝌蚪之文

紀先人遺衣

明鄭 淵

惟我先母之亾年止五十先君之亾則六十有七痛  
念生死先後靡常而其平居笑語皆與俱化有不可  
得而見然于心之所觸終有未遽泯者每有所感輒  
凄然淚下至于仰天慟哭者有之故於先君之行先  
母之德既請當世立言君子著於銘文其儉勤可以  
爲訓子孫者亦不可不詳紀其實以告方來淵自爲  
童時常見先君服一毳袍老而不更四十餘年之間  
綻裂紉補日增歲續蓋不知其幾矣人謂其弊可以  
易矣先君則恬然服之且謂之曰吾豈不知新爲美

而弊爲惡也。吾性頗好儉。順吾儉者。乃所以養吾性也。先母歲常治絲。擇其精良者。成縑帛。以賦公上。簞舛不治者。則斂而積之。每於寒燈深夜。緝而理之。又手運而足輪之。指爪之間。爲絲所蝕。割截如鋸齒。其辛且勤也。不亦艱乎。幸而至於成丈匹。亦不過二三。嘗製一衣爲先君服之。又爲一大衾。使淵兄弟共之。自先母之亾。迨今二十年矣。櫝而藏之。有弗忍御。今又合先君毳袍儲焉。于以見先君先母其儉其勤。皆可以法于後裔。苟使之泯然不傳。則不肖孤之罪也大矣。古之人遇楛棬。則思其親。其所以思之者。曰澤

之氣存焉耳。然以衣與衾而較之。豈不尤甚于楛棬矣乎。蓋我先君先母身之所親手之所就。實在於是。卽而觀之。其動容周旋。無不具著于斯。何可一日而少忘哉。此不肖孤所以泣而識之也。淵之後裔爲人。父爲人母者。盍亦取法於是乎。嗚呼。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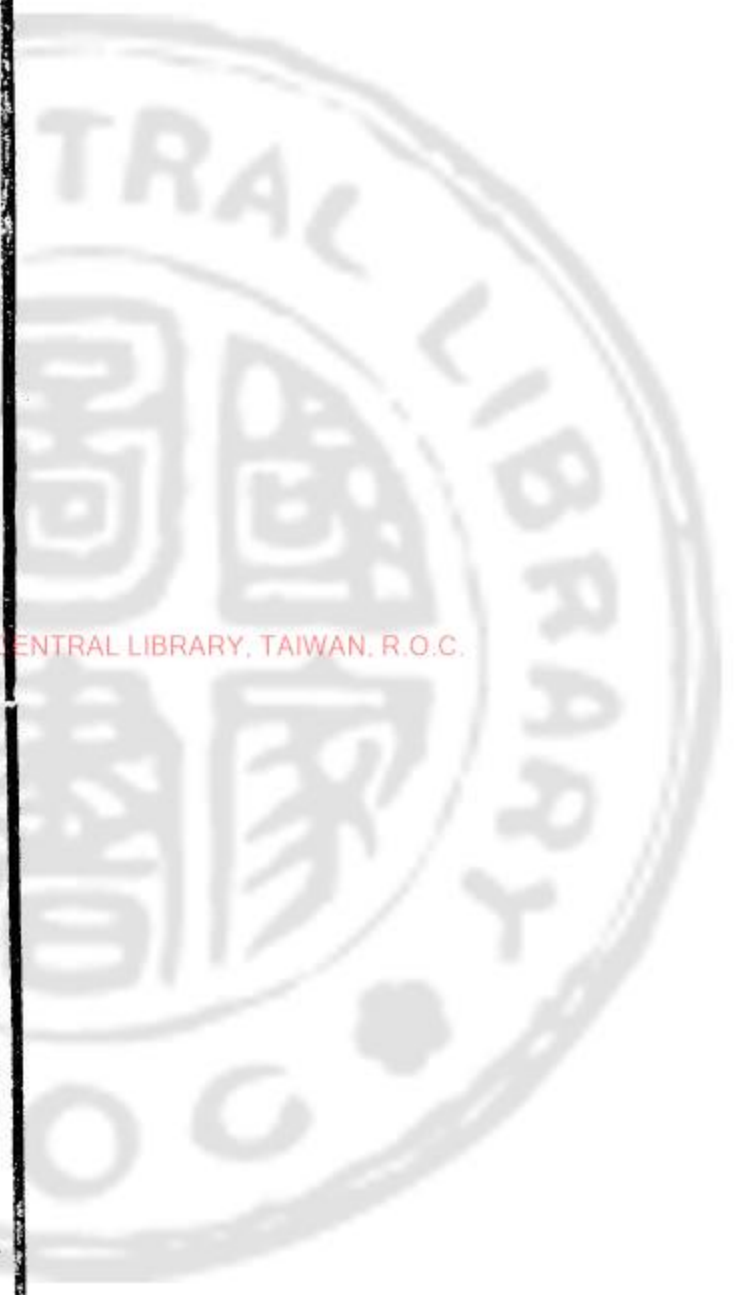
評 孝思洋洋流自心血

雜說 錄四則

明凌 瀚

忍之一字見於經累矣大都隱忍容忍之義多人已相對勿施也何也必居其上焉戕殺之器也韜之久則發之大鮮不為禍近道其恕乎恕大而忍小恕公而忍私恕光明而忍隱伏恕一過而不留忍百制而難克恕心平而氣和忍累心而動氣恕而忠焉聖人之道也何有乎忍

一言而壞萬世之心術有諸日有之後之儒者日學者以治生為先務道之以利也日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道之以偽也夫貧而治生耻矣矧先之乎有意



近名耻矣。矧好之乎。以是爲訓。何所不至。而又得以藉口焉。夫是之謂壞萬世之心術。

金不百鍊。則不剛。人不遭困窮百折。則德不固。園花先委。澗松後凋。物固無不然也。吾所患畜不極。爾畜極而通。則何天之衢亨矣。故君子德成存乎畜。

庭有花。凡品也。發于秋。得氣最後。無麗色。無芬馨。一叢可三月。則萬花莫及焉。夫萬花何劣乎此也。灼灼乎郁乎。洩造化之秘色。與芬穉之魄矣。是故牡丹不十日而此以三月存。麗則速。齒則遲。得之先發之盡。牡丹之不三月也。嘻。盈虧之理可鑒哉。評奇妙。

江陰縣誌凡例釋義

黃傳

首制治縣志也。縣志則曷爲首制治縣制治也。次疆土土宇也。土宇所爲制治也。次風俗治出也。次人物俗囿也。次名宦外也。次宦達凡槩也。次雜傳嘅也。次異端非類也。次物產物序也。次括志統無統曲備也。天先而地後也。舊志先天星首分野有以矣。不從之何也。後儒之緯說也。且志地而先天亦倒矣。城池坊市鄉都河渠圩岸疆土物耳。麗制治何也。人爲也。四民而已。其有遊民何也。經制不古。民散久矣。四民之外。是以有遊民也。道德名節。何以異全備偏曲之殊。

也。各節孝義何以異奇。傑朴茂之分也。政事功名何以異顯。微小之差也。科名列矣。而名節諸科之不齒何也。科名所同也。名節諸科所獨也。有其科而無其人者。備體也。且幾有待焉耳。虛道德何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舊志不有泰伯乎。泰伯自周如吳。吳曾不足以繫之。最爾江陰而滯泰伯。亦過矣。道德名節孝義政事功名隱逸文學之後。本末之次也。生存者之不與。闔棺而後事定也。後列女男女之序也。流寓之附之人物而士居也。年表列矣。而各宦之不與何也。職位所同也。各宦所獨也。科名矣。而又顯宦。

顯宦未必科名也。封贈之爲宦。達恩數儀節與正。

同歷代之隆制也。志者志其不可不志也。傳奉入之志之何也。收之也不有以收之。則逸而亂羣矣。

於入費沒其名色而混注之日承事郎承議郎

且名器所加古之君子致意

焉。吾欲今之君子之致意也。名藝之列之有用也。後

貨殖賤貨也。賤貨則曷爲著之。記異也。孰不爲貴。江

陰之貴吾驚焉。孰不爲富。江陰之富吾傷焉。故吾爲

之著顯宦貨殖也。方技之麗乎異端何也。怪幻荒惑。

吾醜之。故儕諸異類也。非以其僧之故。縣偶無人儕遂以僧復等所爲當之。

諸異類。則曷爲後釋道而先尼。淫釋道醜矣。而制行

之高非方技所望也。方技醜矣。而項尾微惡。不至如妖尼淫鬼也。古史書方伎亦卓矣。奈之何其醜之古之所謂方伎。非吾之所謂方伎也。古之方伎。藝與術。一之。如華佗左慈之類。吾之方伎。藝與術。析之也。如神醫名冶之類。謂之名藝。燒煉符水。詭戲變幻之類。謂之方伎。十綱者。五一而巳。人之類。五出焉。何也。詳之也。品之詳。則擇之審。後之君子。思所以自附焉。叙沿革。論離合。古今之世變。可見也。述名宦。表職官司。牧之才。否可知也。遺事具曲全之。制遺文。總無附之辭。變異災祥也。吾於是乎考政焉。物怪也。吾於是乎窮理焉。記大事。舉要也。學者務知

要古之君子於是乎具自焉。諸志之序例次第。諸志之志也。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在。吾欲後之人有考焉。終之以雜辯。何也。綱異說也。異說之害。正放之則已。如何其綱之甲排而乙招。燕拒而趙納。吾懼其既去而復來也。故暴而綱之。耳鳴呼。豈好辯哉。

評 俱是古法古調。今人罕有。

秦吉了述

明戴于庭

閱邵氏聞見錄稱瀘南有鳥名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貨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絕食而歿夫禽鳥之能言者若雀言覆粟鷄解談玄鸚鵡能誦經鸚鵡剪舌彷彿効人語事皆奇怪而忠義不存焉若秦吉了此言辭嚴義正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此忠臣義士之言而豈凡禽野鳥之言哉又絕食而歿行足掩之不徒空言之是後尤事之難能而可貴者嗟乎李陵衛律獨非漢人哉祿于蠻夷甘心臣僕而恬不之怪愧秦吉了多矣然則秦吉



金華文徵卷之二  
了形禽也而心則烈士丈夫之心矣李衛之徒形人虎  
而心則鴟梟之心矣造物者亦曷嘗分靈蠢偏全于  
其間哉亦由其自靈自蠢自偏自全而已爾愴然傷  
感因述其事以誌警焉

妙論有關世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華文徵姓氏傳畧

漢

楊喬

義烏人其先世家河東高祖茂從光武為威冠將軍封烏傷新陽侯因家焉喬為尚書儀容偉麗數直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

吳

駱統

字公緒義烏人俊之子孫權領會稽太守統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稱其惠理權甚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女出為建忠郎將時征役繁數民戶咸耗統上疏權稱善後隨陸遜破蜀軍遷偏將軍以拒曹仁有功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權皆納用焉

金華文徵姓氏傳畧

南京韓仕欽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

劉峻

字孝標本平原人愛金華山卜居于此講業紫微岩四方來學者不計其人

唐

駱賓王

義烏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隣稱四傑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尋調長安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棄官歸李敬業起兵署為府屬及敬業敗賓王亡命逸去中宗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徐安貞

舊名楚璧字子珍蘭谿人以文顯嘗應制科歲三上俱及第神龍丙午進士開元二年以武陟尉選入殿判正累遷起居舍人賜各安貞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二十年除簡較工部侍郎封東海子卒贈

尚書

馮宿

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是年一榜僅二十三人皆天下名士號龍虎榜而宿與焉仕終東川節度使卒謚懿生平著作遺命悉納墓中弟定從弟審寬及子圖皆進士

舒元興

金華人元和中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劾無所縱累遷左司郎中署御史中丞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甘露之難與弟元褒元肱元迴皆前後舉進士以文章著名

舒元褒

金華人元興弟應寶曆賢良方正直言敢諫科仕終司封員外郎

宋

金華文教 姓氏傳畧

胡則

字子正永康人端拱己丑進士仕終兵部侍郎致仕卒則嘗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錢民懷其德立像祠之在永康方岩者賜額赫靈祠至今香火甚盛

滕甫

字達道一字元發東陽人九歲能詩范仲淹奇之俾從胡瑗學舉進士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召問治道因陳朋黨之亂稱旨進知制誥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仕終龍圖閣直學士卒謚章敏祀鄉賢

徐無黨

永康人姓名見歐陽公送歸序嘗游公門為公註五代史後舉進士宰河南屬縣見公所與手帖中

錢適

字德循浦江人熙寧丙辰進士歷遷通判越州攝府事有善政擢殿中侍御史風望凜然累遷寶謨

閣直學士奉祠後為方臘兵所害贈大中大夫適少記問過人無所不學晚尤深于曆數為文自成一家言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元佑六年進士第歷仕集英殿修撰從康王起兵入援戰退金人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時二帝北行澤謀恢復之計累除資政殿學士方尅日大舉渡河前後連上二十餘疏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疽發于背而卒謚忠簡祀鄉賢

方甸

字仁夫金華人博學好古與兄勺隱居烏程之洧宅村未壯而卒故名不甚稱于時

梅執禮

字和勝浦江人崇寧丙戌進士知滁州奏免鹽額損二十萬民德之皆繪像焉欽宗召為翰林學士

靖康難謀劫二帝不遂為虜帥所害詔加贈資政  
殿學士謚節愍祀鄉賢執禮通諸經尤深于易

### 潘良貴

字子賤原名京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璧雍博士  
遷秘書郎任終待制提舉明道宮歸十年不出居  
貧著書朱子為序極其推重弟良能良翰竝進士  
世稱默成先生祀鄉賢

### 鄭剛中

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歷仕端明  
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秦檜見蜀中饒富使進金三  
萬兩不從檜怒因文飾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  
封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忠愍祀鄉賢

### 張志行

字公澤東陽人力學砥行見推鄉閭州郡晏辟不  
應紹興三年浙東宣諭使朱異表賜號冲素處士

### 倪朴

字文卿蒲江人性敏捷過目不忘辯駁極精其  
學必欲見諸行事陳亮極稱之紹興間以布衣擬  
陳征討大計草疏數千言為時所沮嘗以天下戶  
口多寡用兵要害過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  
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為一圖手畫心計洞悉戰守  
之地

### 賈廷佐

字子野東陽人紹興二年進士累官大理司直通  
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劾令所刪定官後知處  
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今祀鄉賢祠廷佐為桐  
廬縣主簿時兩上書論虜不可和欲斬王倫決意  
用兵其憤激不減胡銓云

### 蘇籀

字仲茲穎濱子選之長子也選為金華守遂家于  
此籀以廕補官為太府監丞少侍文定公講學以  
文采見知諸公喜論事多著述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紹興間常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閉門講學學者稱為香溪先生朱子常手錄其心箴今見孟子集註中先生同氣十人其九子皆鄉薦而先生獨以道學傳祀鄉賢

唐仲友

字與政金華人博涉羣書登紹興進士第復主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上萬言書上嘉納之再轉知台州俄為同官所忌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開席授徒學者雲集所著書三百餘卷兄仲温仲義皆進士

曹冠

字宗臣東陽人紹興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秦檜嘗令諸孫師事之緣此坐累孝宗時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仕終朝奉大夫

喻良能

子香山有集三卷弟良弼号杉庄亦集州

字叔前義烏人以太學登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致仕兄良倚同登進士子不伐偁演國衡皆進士

蘇諤

字伯昌金華人遲之孫簡之子也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累遷江東運副後奉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何恪

号南湖有集十卷

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為徽州錄事叅軍未赴繁恢復二十策欲進之因與時議不合而歸龍川常評其文山峙玉立地圓海溼目空宇宙

吕祖謙

字伯恭金華人初廕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弘詞科累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後從祀孔廟

陳炳

字嚴世有集卅卷

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

呂祖儉

字子約金華人祖謙弟受業于兄以父廕入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庭從之歷官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上言忤韓侂胄被謫量移高安朱子特相推重以已不能一言爲媿今祀鄉賢

葛洪

字容甫東陽人淳熙甲辰進士仕終叅知政事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洪少從東萊先生學高風

勁節追媿古人

徐僑

字崇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受業朱子之門累除直寶謨閣待制上疏感憤剴切上爲嘉納賜金帛悉辭不受除兼侍講建言子思宜配享二程趙汝愚宜列從祀王安石當罷悉從之尋陞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固辭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靖

徐次鐸

字文伯一字仲友東陽人紹熙庚戌進士又試博學弘詞科爲山陰尉嘗效周禮作漢官又補注唐書三百篇及釋糾辯繆十卷

陳亮

字同甫永康人淳熙五年詣闕上書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將擢之官爲曾覲所沮後

金華文獻

姓氏傳畧

以醉語為刑部侍郎何澹檄狀以聞下大理誣服  
不執孝宗知其妄得免罪歸益勵志讀書朱子亦  
心服其議論光宗即位策進士亮擢第一未上官  
卒謚文毅

### 喬行簡

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紹興癸丑進士  
典藩郡兩入相推較賢士年八十五致仕加少傅  
封魯國公卒謚文惠人稱為孔山先生

### 夏明誠

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呂東萊而自負甚高慶元  
丙辰進士第三人為安康節推遂致仕

### 章如愚

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累官國子博士未  
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被召上疏極陳時弊因作  
韓侂胄罷歸講學著書遠近師之學者稱為山堂  
先生今祀鄉賢

字子陽永康人初以舉粟當補官淳熙中領鄉薦  
上禮部會父兄為人誣搆係獄暗投匭上書欲納  
官贖罪朝奏夕報可由是知名

### 范鍾

字仲和嘉定元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累遷尚右  
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召對稱旨累官兵部尚書終  
左丞相兼樞密使卒贈少卿謚文肅清德雅量與  
杜範李宗勉齊名

### 呂殊

字愚叔永康人皓子嘉定戊辰進士

### 王埜

字子文金華人真定人進士真德秀異之延之  
幕下因知考亭之學仕終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臣姓傳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院事因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祀鄉賢

### 杜旂

字叔高蘭谿人嘗問道于晦翁與辛幼安諸人友善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較讐與兄伯高仲高弟季高幼高皆博學善古文詞時稱杜氏五高

### 時少章

字天燹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尤精史學由鄉貢入太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調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累擢史館檢閱為忌所劾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祀鄉賢

### 杜去輕

字端甫蘭谿人仲高子與伯高子去偽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皆有文名

### 何基

字子恭金華人父伯夔為臨川丞時黃勉齋幹為令因師事焉得聞伊洛淵源學成授徒來學者眾郡守延聘且聞于朝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辭度宗除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辭益力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世稱北山先生與王栢金履祥許謙特祠勅祀

### 王栢

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從楊時及潘良貴游父澣從朱呂受業栢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卒業北山之門得聞立志居敬之旨博極羣書經史多所發明所著書數百卷卒謚文憲學者稱為魯齋先生

### 杜仕賢

字希聖幼善屬文既冠游鄉校開慶己未補入右庠甲子星變抗疏言賈相之奸聞者駭愕咸淳乙丑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武岡軍新寧薄平賊有功盱眙軍守辟為安吉州僉廳以母憂歸卒

### 金履祥

字吉甫蘭谿人博涉羣書師事王栢造詣益遠時宋將亡履祥以布衣進率制擣虛之策時莫能用德佑初以迪功郎史館編脩起之辭不就屏居金華山中開導來學學者稱為仁山先生至正中謚文安

### 胡長孺

字汲仲永康人居仁子性聰敏九經諸史下逮百氏靡不貫通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仕福寧州倅宋亡歸隱至正中詔不仕長孺與兄之綱之純皆以學術為郡人倡學者宗之時稱三胡

### 方鳳

字韶父浦江人舉禮部不中第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遂無仕志縱意漫遊盡交海內名士

### 周夢孫

字永康人德祐時以文名

### 謝翱

字臯羽閩浦城人文天祥門客宋亡遍遊金華久寓方鳳吳思齊家悲憤之志見于詩歌

### 元

### 黃潛

字晉卿義烏人延祐二年進士累遷國子博士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屢上章得謝而歸卒謚文獻追封江夏郡公祀鄉賢

### 吳萊

字立夫浦江人天資絕人過目成誦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講授生徒常以御史薦調長鄉書院山長未上卒祀鄉賢

### 柳貫

字道傳浦江人博極羣書受經仁山之門爲文沉鬱春容用察舉爲江山儒學教諭累遷太常博士提江西等處儒學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卒祀鄉賢父金咸淳進士

### 許謙

字益之金華人幼聰敏長從仁山先生盡傳其學居八華山中四方之士翕然從焉當道者列其行誼于朝郡以遺逸應詔不爲動卒謚文懿奉勅與何基王栢金履祥同祀崇正書院

### 吳師道

字正傳蘭谿人博極羣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登至治元年進士累遷國子助教尋陞博士積階儒林郎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卒祀鄉賢

### 張樞

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至正二年右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辟爲本府長史力

辭不拜復以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脩召避不就士論高之今祀鄉賢

### 陳樵

著廣文子集

字君采東陽人父從石一鰲得聞考亭朱子之學樵承家訓殫精究思著書立義多前人所未經道爲文多自出機軸性至孝生平未嘗言利自號鹿皮子

### 戴良

字叔能浦江人師事柳貫博學工文有志事功元季之間嘗出爲世用遭時多故晦迹四明山中杜門著書適然自適

### 唐元嘉

字德顯蘭谿人登進士第授仁和縣丞陞江浙行省椽至正末從左丞相答刺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胡滅

字景雲東陽人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以文章鳴一時隱居不仕所著有愴鳴等集子宗熹至正鄉薦

呂浦

字公甫永康人從學許謙之門講究經旨悉領其要為文落落有奇氣

明

宋濂

字景濂金華人後遷浦江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潛吳萊學古文辭名震朝野至正中有薦為翰林編修辭不赴國初遣使奉書幣聘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子經遷起居注總脩元史累官翰林學士贊善大夫罷遇備至謚文憲祀鄉賢公於書無所不讀道德文章師表當世國朝制度典章悉經其手云

王綈

字子充義烏人師事黃潛潛屬以斯文之任隱居青岩山太祖取婺州徵至行在稱子充而不名國朝禮制多所剛定出為南康同知以政最賜金帶詔脩元史書成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預教大本堂王子雲南梁王弗賓詔公招諭將降會元遺脫脫微根因逼殺公留二年遂被害臨歿罵不絕口謚忠文祀鄉賢公于經史百家靡不究極為文豐贍典則學者稱為華川先生子紳孫稌曾孫汶皆世繼其學云

張孟兼

初名丁字孟兼後以字行浦江人同宋景濂師事聞人夢吉文章議論卓絕一時登吳元年丁未制科洪武改元選入史館與脩元史累遷山東副憲孟兼性鯁介嘗與藩長爭論異端不合中以危法坐歿縉紳哀之

鄭泳

字仲潛浦江人通春秋丞相脫脫延教胄子累官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有惠政後棄官歸文雅義聲鄉人敬禮

鄭淵

字仲涵浦江人性至孝喜接賓客濟人饑寒全活甚眾屢輟場屋遂棄去著書明道以授學者門人私謚曰貞孝處士

蘓伯衡

字平仲金華人遲九世孫敏悟絕人國初召為學錄纂脩元史陞國史院編修以曠辭歸上賜金綺楮幣久之復起為處州教授以表箋忤而卒于獄二子恬怡以救父并刑朝野傷之伯衡今祀鄉賢

王紳

字仲縉禘次子學于宋太史以文辭著稱幼事母盡孝蜀王聞其名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持節死雲南乃請于王往求遺殖訪求不獲號慟奠祭聞者哀之既歸王禮遇益厚薦于朝召為國子博士橫經講解文館翕然卒于官今祀鄉賢

吳沉

字澹仲蘭谿人師道子以家學自振洪武中召為翰林待制未幾陞文華殿大學士以文章擅名因讒忤旨歿于獄朝野憐之

胡翰

字仲申金華人受業吳正傳吳立夫得執經許白雲之門國初以賢才起授奉旨纂脩元史書成辭歸卒祀鄉賢

許元

字存仁金華人謙子少從葉儀范幹學以文學名太祖定金華訪求白雲之後與胡翰等同召見授東宮官累拜國子祭酒大舉廢墜有忌之者誣元擅用學宮什器上覽奏而笑言者不已乃謫詔州安置未幾赦歸

呂文煒

字明慎永康人吳沉薦其才于太祖詔授府長史

祝戒

字存禮蘭谿人洪武乙亥以詩經膺貢入大學歷官福建按察司副使政績與文章並著

鄭棠

字叔美浦江人泳子幼穎異讀書過輒舉其要從宋太史習古文下筆出人意表永樂初與脩大典

鄭楷

書完充試吏部凡三千人三試皆第一歷仕翰林院簡討寵眷特殊致仕還家著書吟咏老而不輟

字叔度浦江人淵子受業宋太史文行兼優蜀王奏除王府教授恩禮特隆已而尊為賓師賜號醇翁奏陞長史致政歸睿書歸來軒織成文以賜之門人私謚曰文誠先生

章懋

字德懋蘭谿人學者因其所居稱楓山先生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名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踰月抗疏忤旨杖之謫臨武知縣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既乞致仕既歸杜門講學屢薦不起弘治辛酉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正德丙寅陳言治要五事不報因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嘉靖改元即其家拜禮部尚書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天資絕人議論所及皆成至理文章惟古是式與何王金許四先生屢議從祀孔廟今未果行

潘璋

字栗夫金華人成化壬辰進士歷仕四川提學僉事全蜀之士仰若山斗陞陝西副使仍董學政卒

祝獻

字廷夔蘭谿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太僕寺丞所

姜麟

字仁夫蘭谿人璉子成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四川僉事定馬湖之亂不以兵戈後以氣高招謗為言官所劾居家謝事博涉經史以文章學問鳴于時

童品

字廷式蘭谿人成化丙辰進士授南武庫主事不持羨餘再遷武選員外郎遂致仕家居貧不自振以讀書喪明而卒祀鄉賢

童琥

字廷瑞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仕刑部郎中尋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竣事歸以吟咏為東有集及梅花集句三百首行世

鄭瓘

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授鄒平知縣後調長州陞楚雄府通判不赴歸隱林下聚書數萬卷日事鉛槧著述甚富

黃傳

字夢弼號白露山人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有善政民奏留之三年授御史以疾歸卒傳生自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從楓山先生學以名節自礪性耽書所蓄甚富家無餘資賦詩自得

章拯

字以道蘭谿人文懿公諸子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抗逆瑾謫梧州通判尋陞南京吏部員外累陞工部尚書上疏忤旨落職尋復其官卒論祭葬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恭惠祀鄉賢

### 潘希曾

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嘗疏勸上隆孝遠倭等八事逆瑾惡之差往湖廣貴州計處還倭等入事逆瑾除籍為民瑾伏誅乃復官陞刑科右給事中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漳汀等處軍務屢平劇賊召入工部侍郎治河有功改兵部卒贈兵部尚書

### 董遵

字道卿蘭谿人弘治辛酉舉明經歷仕江浦知縣

### 唐龍

字虞佐蘭谿人游學楓山之門議論英發以古學知名正德戊辰進士授鄰城知縣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江西屢上疏言事績赫然累陞刑部尚書疏乞終養復起為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卒謚文襄加贈少保祀鄉賢

### 陸震

字汝亨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震抗疏劾之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桎跪于庭五日三訊三杖而歿時晝晦如夜內海子水溢玉河七鐵柱齊折咸謂天示變云世廟卽位首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錄其子祠祀鄉賢

### 戚雄

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令建陽有聲擢南道御史疏劾李福達之虎炳郭勛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稱之



姜綱

字幼章金華籍蘭谿人正德丁丑進士任南刑部主事轉工部營繕司郎中剔蠹斥奸為吏卒所怨誣構用官物下獄尋釋落職家居淡薄自守不預外事

章僑

字處仁金華籍蘭谿人正德丁丑進士任給事中抗疏劾閹宦蕭敬等宜疎斥尋遷衡州知府累官山西右布政使以禦虜有功晉福建左轄卒

李鶴鳴

字九臯義烏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大理寺丞兵科左給事中

程文德

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廷試擢第一甲第二各授翰林院編脩繼侍經筵以言事忤旨廷

王崇

杖謫信宜典史累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加翰林院學士時上作祚事文德撰玄詞多寓諷諫忤旨落職回籍家居著書比卒遺孀蕭然士論難之侍御王好問疏請卹典加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張元諭

字仲德永康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二人初授兵科給事中累官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章贊

字伯啓浦江人嘉靖丁未進士仕終雲南憲副博通經史尤精于春秋羅念菴鄒東廓甚禮重之

章适

字思敬蘭谿人楓山族子受業楓山朴菴二先生及鶴山陸先生之門嘉靖壬午鄉薦第一人

字景南蘭谿人贊長子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所至行李蕭然復命擢禮科給事中進疏忤旨

引疾歸家無餘儲王鳳洲先生常序其稿

章述

字景明蘭谿人迺之弟嘉靖海午舉人任化州知州

鄭國賓

字汝嘉蘭谿人嘉靖海午舉人任化州知州

童常

字子倫蘭谿人

凌瀚

字德容蘭谿人嘉靖己酉以易魁浙授泰寧教諭聘典山東廣西試陞周府紀善輔王以禮瀚于書無不讀卽度數名物以及漕運水利之類皆極究心四方從瀚者甚衆

王汝礪

字若金金華人嘉靖壬午舉人歷任滄沅等州知州張郡侯聘脩府志既脫稿緣侯陞任未及成

徐袍

字尚綱一字叔章蘭谿人嘉靖甲午舉人

吳百朋

字惟錫義烏人嘉靖丁未進士歷仕刑部尚書

方太古

字見素蘭谿人因所居自號寒溪從楓山先生授易兩蹉塲屋因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心同門董東湖遵唐漁石龍章朴菴拯陸鶴山震潘竹澗希曾竝相敬重

王乾章

字順卿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仕終廣東副使

### 董汝偉

字崇望蘭谿人

### 唐汝楫

字思濟蘭谿人龍子嘉靖庚戌進士策問敬天勤民廷對稱旨擢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脩撰遷右春坊右諭德陞太常寺少卿致仕

### 趙志臯

字汝邁蘭谿人隆慶戊辰廷試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脩遷修撰侍讀歷相十年多所匡濟朝野熙然

### 陸可教

字敬承蘭谿人萬曆丁丑會試第二名次授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病歸丁艱除授原職尋轉侍讀戊子江西主考官卯應大主考官所授多名士歷南禮部侍郎卒文章與馮夢禎齊名士林珍之

### 徐學聚

字敬輿蘭谿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大中丞為文自立機軸為蕘林推尚

### 朱巍

字蘭谿人萬曆舉明經

### 張應槐

字汝植浦江人萬曆丙戌進士任饒州司李多所平反仕終廣東憲長所至著績文章行誼為士林推重今祀鄉賢

### 吳大纘

字 **義烏** 人 萬曆乙酉順天中式

**胡應麟**

字元瑞 蘭谿人 萬曆丙子鄉薦 兩上春官 不利 肆志 讀書 博綜羣籍 著書萬餘卷 與東陽文學李能茂 齊鳴 爲王元美先生器重 浙東聚書之多 無過元瑞

**章守訓**

字振先 號穎華 金華人 補邑弟子員 博涉書史 穎悟過人 後以心疾終 士類惜之

**戴于庭**

字子薦 萬曆辛卯舉明經 仕終沙縣教諭 直諫 博聞爲時輩推重 子嘉兆 萬曆辛卯舉人

**倪元恢**

字念謙 號豫心 金華人 萬曆癸巳舉明經